

雨，这自然界中的精灵，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的宠儿。在文人的笔下，它有时是温婉如水的少女，有时是刚毅不屈的君子，有时是缠绵深情的妇人，有时是白衣飘飘的天使。雨，以其多变的姿态，装点着四季，也装点着文人的心。

“霏霏漠漠暗和春，翠翠凝红色更新”。当春天的脚步悄然来临，春雨便如同一位温柔的少女，轻轻地洒落在大地上。一场春雨过后，整个世界仿佛被洗刷得焕然一新。雪白的梨花、浅粉的桃花、翠绿的柳叶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争先恐后地开放，为春天再添一抹色彩。花瓣上挂着晶莹的雨珠，如同珍珠般闪耀，给花儿增添了七分妩媚。远远望去，潺潺的溪水在春雨的滋润下更加清澈，朗润的山峰在云雾的缭绕下若隐若现，像是一幅水彩画装点着大地。小草从泥土中钻出头来，嫩绿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花朵的香气，呼吸之间顿感畅快，仿佛连空气都变得香甜起来。被禁锢一冬的孩子们欢呼起来，他们迫不及待地跑到户外，享受春雨的轻抚，感受春天的气息。他们在雨中嬉戏，奔跑欢笑此起彼伏，为春天增添了生机与活力。

“清风起湖滨，急雨来天末”。当夏日的阳光炙烤大地时，夏雨便如同一位热烈而粗犷的君子，带着他的热情和力量，快速降临到这个世界上。夏雨来临前，空气中像被蒸笼笼罩一般闷热，有时连一点雷的预告也没有。但到那间，天色便暗淡了下来，一道道闪电划破了长空。那些闪电如同火蛇一般在空中蜿蜒游动，一晃就消失了。接着雷声震耳欲聋，越来越响，仿佛大地都在震动。过一会儿，巨大的雨点便径直落下来。从窗外望去，就像串成珠的珠帘一样，接连不断。它们打在窗户上、屋顶上、地面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像是一首激昂的交响曲。渐渐地雨小了，天空也渐渐放亮，空气经过雨水的冲刷更加清新，花草树木经过雨水的滋润更加翠绿。这及时的夏雨将浮躁一扫而空，让人们感受到清爽和舒适。

“雨到秋深易作霖，萧萧难舍此时心”。当秋天的脚步悄然而至，雨便变得如妇人般缠绵而深情。当落叶满地果实绽放笑脸时，秋雨却不大会出行，天空中总挂着金黄的太阳。然而在某一天，秋雨便悄然降临，敲打着窗扉。秋雨就这么旁若无人地地下着，绵绵无尽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场又一场，一轮又一轮，反反复复，欲说还休。秋雨过后，温度下降，天气变得越来越寒冷。冷风夹杂着丝丝萧瑟吹来，渗入到骨髓里，人们纷纷穿上厚厚的衣服来抵御寒冷的天气。秋雨下着下着，成了雪花，冬便来了。

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”。在北中国的冬天里，雪花是这里的常客。当雪花飘飘悠悠地洒向大地时，大地立刻变成了圣洁的白色，宛如白衣飘飘的天使。她覆盖原野时，大地仿佛变成了一片银色的海洋；她覆盖山川时，山川仿佛变成了一条条银色的巨龙；她覆盖森林和树木时，林木仿佛变成了一个圣诞礼物。这时的大地，仿佛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。孩子们在雪地里尽情玩耍，打雪仗、堆雪人、滚雪球……他们的欢笑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，驱散着寒意，沸腾了冬天。

春雨温柔细腻如诗如画，夏雨热烈粗犷如歌如泣，秋雨缠绵如泣如诉，冬雨化作雪花洁白无瑕、如梦如幻。四季的雨啊，你有着不一样的美，不一样的心路历程。在你的陪伴下，我们领略到了自然的韵味和生命的律动，从而倍加珍惜生命的每一时刻。

又是一年麦季里

顾勇

经过几处麦田，总想多看一眼，总想留几张图作为念想，毕竟时下的农村并不多见。

回想儿时，常听长辈说麦季里，是一个时间段，也就是农历五六月份收麦子的时候。这个时候，农村人特别忙，忙着用镰刀割麦，忙着用连枷打麦，忙着用脱粒机脱麦，忙着给邻居帮忙。忙得通宵达旦，忙得麦芒扎眼，忙得麦糠刺鼻，却乐滋滋的。因为这个忙过，家人就有了一年的口粮，孩子就能吃上白面馍了。这个时段，学校也会给学生放几天的“忙假”。那时候的麦季里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，学生小学要毕业或初中毕业了，常说麦季里就要上中学了或者麦季里就考不上学，常说不论是农民，还是学生，麦季里都是一个收获的季节，都是一个希望的季节，都是一个梦想开始的季节。

送父母回老家的途中，透过车窗，望了望路旁曾经被称为“高产田”的地方，杂草丛生，枝枝蔓蔓，早已没有曾经的麦田成行成片井然有序的生机。

村里已经没有人了，儿时的玩伴不是在北京就是在南京打拼，常年不回来；常年在家里的叔叔渐渐老去，想种地却种不动了。比如舅舅叔叔，曾经村里就他地种得多，这儿一片，那儿一块，麦季里总能看到他在地里忙碌的身影，但如今也上了年纪，仅种点菜自用。每次见到舅舅叔叔，我都打个招呼问候一下，掏支烟给点，寒暄两句。从我记事起他的耳朵就因病听不见了，据说他年轻时得了一种病没钱医治，久而久之就听不见了，人们就叫他聋子。好多人可能都忘记了他的大名，他也不计较。那时候，每次遇见我，他都笑呵呵地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“好好念书，长大了坐凉房子。”我问父母：“坐凉房子是啥？”他怎么老这样说？父母说：“坐凉房子的意思就是让你好好学习，以后考上学了不用握锄头种地，也不用在麦季里下地干活，人家给你说的好话。”

当时，对凉房子我并未有多深的理解。如今不惑之年，有了不用在麦季里下地干活的糊口工作，才明白舅舅叔叔话的深意。他说的话，是对我的一种鼓励，更饱含了对下一代的期望！

乡村鸟儿如亲朋

余显斌

人的心里，就是一星星的雨点儿。

这时，再懒的人都会眨着眼睛醒了说：“快起来，天亮了，鸟儿叫了。”

有人说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其实，在乡村，没有懒惰的鸟儿，天一亮，一只只鸟儿就醒了，就开始鸣叫起来。乡村净白的晨光中，一粒粒鸟鸣就流洒起来，漫空荡漾着，仿佛还带着一丝丝轻盈的光晕。

人们扛着锄头，在雾气里，在鸟鸣声中，走向田间。

晨光如水，从东山尖润润地漫过来，沁润着整个田野，整个村庄。整个山村都荡漾在一片水色里，透着一种嫩、一种润。

乡村没有懒惰的人。同样的，乡村没有懒惰的鸟儿。

鸟儿不同，爱好不同，它们设计的巢穴也不同。

在乡村，最常见的是老母鸡的鸟巢，或者说老母鸡的房子。老母鸡在垒巢前，总会找一棵高高的树，选一处树的分叉，开始垒窝。两只老母鸡就忙碌起来，每天在晴蓝的天空下飞来飞去。老母鸡的翅膀很长，间或煽动一下，呼的一声，声音圆润自然，很好听。老母鸡很善叫，整天呱呱呱叫着。可是，这几天却例外，忙忙碌碌地不发一声。

对面山崖上，野桃花早已开了，红红灼灼的。

河边的柳色，也早已变浓了，真的如一片儿绿烟。

河水的水，此时就如从笛孔里流淌出来的，带着一种清亮，一种婉转，从如绿毯般的麦田边流过。

暖暖的阳光照着小村，照着远山，山上有炊烟缓缓升起。地里，有犁地的人，如一个逗点，看不清，可是，吆喝牛儿犁地的声音却清亮地传来：“哦——到边。”那个“哦”字拉得很长很长，带着拐弯，在阳光下远远荡开。

老母鸡终于完工了，一个椭圆形的巢在阳光下显得很结实，很精美。两只老母鸡站在巢边，呱呱地叫着，是歌唱，也是汇报。日后，这巢在风雨里，在阳光下一直这样垒在树枝上。尤其十五的夜晚，白白的月光照下来，将树木的影子映在地上，影子里还有一个鸟巢。只是，此时老母鸡不叫了，巢里也十分安静，它们一定在巢里睡着了，在做着一个幸福的梦。

有了房子，就有了美好的生活。

有了美好的生活，就有了爱情。

不久，老母鸡的巢穴里，就露出毛茸茸的脑袋，是雏鸟。虽小，可和它们父母一样，也爱表现自己，呱呱叫着，没一刻安闲。

每一个生命都有自我张扬的权利，谁能嫌弃呢？更何况，那声音带着稚嫩，带着新奇，带着惊喜。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再愁苦的心也会如一朵花儿，慢慢开放，上面洒满露珠，一片清亮。

喜鹊和老母鸡不一样。

喜鹊喜欢找稠密的枝叶，在其中做巢。喜鹊的巢是草编制的，软软和和的。它们安家不久，雏儿就出生了，传出亮亮的叫声。那声音隔着花树传来，隔着绿叶传来，也仿佛带着花色，带着绿色似的。

我曾在一所乡村小学教过书。教室门前长着一棵刺柏，枝叶细密，翠绿如伞。不久，枝叶里就有嫩嫩的叫声传来，学生们悄悄扒开树枝，里面是一个喜鹊的窝，如一件精美的工艺品。巢里有三只小小的雏儿，肉乎乎的，眼睛还闭着，还没长出羽毛，只有嫩黄的小嘴在呷着，发出一声声怯怯的叫声。

这些小家伙，个子不大，声音不小。我让学生们将树枝合拢。我告诉他们，多好的生命啊，和他们一样，青嫩着，美丽着，刚刚开放，如花骨朵儿一样。

孩子们笑了，真的如花骨朵儿一样，眉眼上都是阳光，以后再也没有扒开树枝了，更没有去捉鸟儿玩了。每次下课，我们就站在刺柏前，听着一声声清亮的鸟鸣，从青绿里流淌出来，如一颗颗珍珠洒落着，我们都笑着，静静地听着。

后来，我调走了。那窝鸟儿还在那儿吗？真感谢它们，在我疲惫的时候，用一声声鸟鸣，让我内心清新、美好；当我烦躁的时候，用一声声歌唱，让我内心洁净、平静。

很多时侯，不是人在保护鸟儿，是鸟儿在保护着人的一颗柔软的心。

(总第2604期)
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

襄王沟初探

张月华

早听说商洛山中的襄王沟内风景独特，正好在今年初夏有幸随商洛市作协采风团一起进去一探究竟。

驶离312国道从一个“葫芦嘴儿”穿过，田陌平阔，村落错落，视野忽然开阔起来。正醉心于悦耳的鸟鸣和拂面的清风，同行人说，这叫将军腿村。

“什么？将军腿？”我大笑，笑如此“世外桃源”的地方竟然取了这样一个“俗名”。

“是啊！就叫将军腿村。”郑重其事的回答让我安静下来，为刚才的造次一笑感到窘迫。

过村落，跨丹江，绕羊肠……“葫芦嘴儿”狭长，遇到更窄的地方，相向而行的两辆车得彼此打招呼礼让。最险要处两山壁立如斧削，仰视天不过丈宽，山鹰盘旋，似在云帐。这才约略明白了“将军腿村”的来历——如此险要之境，当属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，比之全身披挂、横枪跃马的将军，可真是再恰当不过了！

逆着山间的一条泉蜿蜒前行约二三里，抬头看见几座光秃秃的山，在夏日的骄阳下显得格外刺眼，莲花山到了。

看着明晃晃的太阳，看着开凿在山体上直上直下的台阶，但终究还是抵不住诱惑，决定找个有树遮挡的小山头几个人一起

上去看看。太阳热烈，山风也颇温暖。从近旁一个小山沟一身轻松地走进，不过二三十米远，山路忽然上扬，有了登天之势。一路说说笑笑，走走停停，居然发现了好几种平时不常见的植物。长在石隙间或崖壁上的“散血草”旋蒴苣苔身着毛茸茸的绿大衣，有的已经开出了淡蓝色的小花朵。木通绕过高大的木本植物，将叶片平铺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，大口大口地吮吸着阳光。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我们在高大的崖壁上发现了大量野生络石藤。它们一根连一根从崖壁上垂挂下来，像坐着滑梯奔到眼前的小可爱，手持白色“风车”，通体散发着茉莉的雅致和清香。构树、槐树、栎树……蕨类、苔藓、地衣……寸土生寸草，尺土必有高树。

植物们的种子从遥远的地方走来，大概首先撞到的是这里坚硬的山体，但当它们忍受疼痛从赤裸的山顶跌下来的时候，却意外地遇到了聚集在山脚下的沉积土，于是着床扎根，蓬物生长。树大如盖，草芥微茫，越是贫瘠干旱的地方，生命的姿态越让人敬仰。

越向上走，山势越峻拔，植被也越来越稀少。等大汗淋漓地抵达山腰，头顶就几乎毫无遮挡之物了。心里正抱怨太阳狠毒，乍一抬头，郁郁群山之中，光秃秃的几座山峰心手相牵，在天幕下惊现半朵含蓄的莲花。站在

一个制高点上看上去，锥形山头可真像一片立体的花瓣，怪不得大部分人非要爬到山顶上去看一看！原来站在山脚下看起来毫无美感的“馒头山”，换一个角度看，竟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。此刻，它优雅地绽放在群山之间，远山和近山竟是那田田莲叶，青翠相接。

疲惫尽散，我忽然有点羡慕登顶的人，他们看到的，可是盛放在群山之中的一整朵睡莲？他们看爬到山腰的我们，可像看到蜜蜂或蝴蝶造访，浅尝辄止，心有眷念？

秦岭初夏，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的绿，这几座山为什么卓尔不群，植被稀少呢？同行人中有一位地质学家，从地壳变动、地质形成、地貌特色等方面很专业地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。“你看对面这座山，疏松的部分山体，碎石还在不停向下滑落……几百年几千年之后，它也许就完全消失不见了。”那时的我，肯定早已化为尘埃！那时此山，会不会成为一朵凋零的莲花？沿着时光之轴追溯它的前世今生，我心中蓦地升腾起王阳明“山中之花”的那段公案：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同归于寂；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”山下有人吹笛，悠扬的旋律像注解，穿越时空，迂回不散。

秦岭深处，大山无数，每座山都有自己的

名字。有的因形色独特而声名鹊起，从此慕名者络绎不绝；有的因历史人文，从此万代千秋，受人膜拜；有的因商业因素，一夜封神，建亭修院；有的因因朝夕相处，从此唤出小名，藏在民间。莲花山属于哪一种呢？因佛陀修行还是因形色封禅？我找不到正确答案。但能肯定的是，每个人心中都种有一朵莲花，从探出淤泥抛出荷钱的那一天，它就已经把美丽留在了人间。

山路只修了一半，遥望耸立于天幕之下的莲花一角，我们只好收起向往，折返下山。此时阳光已把山体照透，滚滚热浪逼得人睁不开眼。仰望登山的一小队人，他们在裸露的山体上艰难前行，小如逗点……

据说，襄王沟口小腹大，纵深三四里，内藏佛首、白象、脚印、佛母、佛洞等十处自然奇观。今天在半道只见到半朵莲花，就已经让我惊叹不已，看来未能到达的地方，一定更加美妙。

闻王李自成夫人的绣花岭在哪里？戏曲《屠夫状元》中，深居沟内的党忠党姓一脉源流到底有多长？将军腿村藏着什么渊源？王陵古城到底在哪里……三三两两围坐在山下等登山队伍归来时，我们开始了热烈的讨论和大胆的猜想。莲花静静地开在沟中，花瓣舒展，通体有香。